

碑

B



金
軍
新詩人叢書之一

• 行印社版出錄函 •

碑

金 軍 著

新詩人叢書之一
潮鋒出版社印行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出 發 藏 主 著
售 行 版 行 版 作
者 者 兼 人 者 編 者
全 山 上 盧 新 李 金
國 鐘 海 亞 詩
各 出 九 亞 白
大 世 江 人
書 號 路 鳳
店 社 210 社 軍
414

元 四：價定本基

No. 12：號編書本

序 詩

我底詩

是我痛苦以後

擠出來的痛苦

而不是詩

而是痛苦

這些痛苦的生活

是我和伙伴們

在大戰期中經歷過的

那戰壕裏緊迫的呼吸

那砲彈在空中的呼嘯

那衝鋒前的號角

那死傷者的叫喊……

而現在

這些伙伴們

大半爲祖國爭自由

而勇敢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是他們當中未死的一個

（可是，我也經過了百數次的死）

現在，記述這些生活

死者的姓名，戰爭的地點，年月

這是我義務

這也當作死者的紀念碑

這碑文

也記下了戰爭殘酷的史實

也記下了戰爭不人道的行爲

然而，我們這次大戰

是以殘酷反對殘酷

是以不人道反對不人道……

大戰結束第二年九月十日

曲江

帶路的人

——我們行軍作戰，就要跟隨着這帶路的人。

我們是跟着的

你，這帶路的人

不怕艱險，不怕路彎

你是忠實土地的人民

請你，認清楚些

這行列，就是人民自己的隊伍

那里有山溝，有森林……

你是路舖最熟悉的人

同志！請你不要插上指路碑

我們亮着眼睛

跟着你這帶路的人

怕落在黑暗里

一九四四年六月

夜

——我們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守備在湘北白水江以南山岳地帶。

夜，爛熟了

夜，濡濕了，

六月里的夜

是短短的呀

是容易度過的呀

大地

被強暴的黑夜包圍了

那些山呀

那些樹呀

那些村莊與田野呀

全被淹被在夜的海里啦

我們的隊伍

像在海里的鯨魚

在烏黑的海里運動

我，我們呵

進入了每個「天爐據點工事」……註

白水江

像一柄閃光的利劍

劃破了夜的原野

咆哮地流向連接不斷的村莊

咆哮地流向藍色的洞庭湖

這是大地怒吼

這是大地騷跳

我們守望在江邊的工事裏

像是藍天的星星

璀璨地亮在銀河的兩岸

我們向黑暗反抗

我們向強暴反抗

我們的槍彈

狙擊這頑固的夜

我們的砲彈

爆炸這糊塗的夜

我們槍榴彈手榴彈

圍殲又圍殲道昏潰的夜

夜是短短的呵

夜的盡頭那邊

太陽升起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大奮周

註 長沙三次會戰，曾用「天爐據點工事」，擊退日軍。

一封 信

——致于目中的信，記述石橋灣之戰。

早上，收到你的信

但耳邊就響起了悲壯的號聲

我們要在砲火蔽蔭之下

攻擊前面那森林內的敵人

深夜，銀河橫亮在天頂

我們也不打槍，也不歌唱

我呵！才拆開了這天藍色的信封

彷彿每個字，都閃着熱烈的感情

「……忘記我，忘記小毛毛吧
精力運用在民族解放的戰爭里
你們的手，是握着中國的安危呀
望你勇敢善戰，而且謹慎……」

明天，你在新聞紙上

或者是在今晚的號外上

或者是在播音機旁

就會知道我們前綫的消息啦

我軍在粵漢鐵路線——石橋灣

英勇地戰鬥了兩個晝夜

圍殲敵三十四師團騎砲兵數千

奪獲大砲兩門，步槍無數……

白中！我這邊帶着自己的忠心

熱中於戰鬥者，不祇我一個人呀

我們每個伙伴都拿起槍和手榴彈

睜開憤怒的眼睛對準敵人

用戰鬥，來表明自己的英勇

用死亡，來奪回祖國的命運

有了軍人丈夫的你，是够懸心的呀

但在人前，你是足够高大而光榮的呵

我，我這回的戰鬥

並不比人高明，稱心

只有下列的幾位伙伴

胸襟上，將會掛上鐵十字章的

朱宗華連長，中了兩槍，不肯後退

劉任亮連長，擎着戰旗，衝死在刀鋒里

黃遠三連長，手執鋼刀，斫死了敵人

還有排長劉智國，李文龍，方清明……

你不用擔心我的生活

現在已到了黎明的時分

伙伴們已做完了清掃戰場的工作

前途像是海潮後的平靜

我，我們雖是沒有兵站和醫院

留在敵後作戰的一支軍隊

可是，現在已奪得了牛肉罐頭

已奪得了大批藥棉，紗布，紅藥，奎寧……

可是，伙伴們沒有吃慣這洋東西

炊事同志，仍忙于燉雞燒鴨

好像有喜事人家的那樣熱鬧

汗珠瑤瑤般地飾在額角上

每個人都從新裝備了一身

都戴上了「紅星」的鋼盔帽

都穿上了討厭的牛皮大靴

都掛上了草黃色的雨衣

假如目前你看到了我這般打扮

自中！你是不會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是會驚訝，你是會逃避

「這是日本人，這是夏夷人……」

這封信我也忙于結束
在這滿堆着戰利品的農舍中
在圍着看俘虜們的喧笑聲中
也寫不出蠻好的東西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

歌·達摩山

——達摩山爲湘北門戶，位于汨羅江南岸，標高千餘公尺，綿亙百餘里，長沙二三次會戰，日軍累攻未下，我軍據爲屏障，故敵常敗北……

你這不馴服的峭峻的達摩山

像中國人民一樣的站立起來

守望着在汨羅江的西岸

悲憤地睜開了兩顆黑亮的眼睛

監視着法西斯的暴徒啊

取三條進攻的路綫

從汨羅江，向霞凝港前進

從新市街，向栗橋前進

從長樂街，向金井，福臨舖前進

當我們漏夜趕到低華嶺的時候

連摩山帶着災害的威脅

颯強地立在我們的面前

像驟報員似地報告了一些情況

我們來不及擺陣勢

而敵人的大炮和機關門

鞭爆般地向山門響起

連摩山伸着腰幹

用白鶴洞和紫木洞來掩護我們

白堊的岩石，團結在我們的四周
黑色的森林，像鐵絲網的佈滿了
坦克隊衝不過來的呀
騎兵隊衝不過來的呀

連摩山，你

是人民避難的港灣

是我們戰鬥的伙伴

是土地忠實的哨兵

你是長久地服從于人民的呵

我愛你，也愛戰鬥

我要列入在你的行列中

忠實地站在祖國的土地上

唱着戰鬥的歌！……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

白鶴洞

帶花者

——給唐朝選同志，他在長沙第三次會戰曾負傷一次，這回是第二次了。

呵！在這悲哀的土地上

才會生長

你這個強有志氣的人

我理解你

戰鬥時堅決的心境

四周的堡壘都被蹂躪了

你一個人還是堅強地抵抗着

而且呀！用手榴彈擲過去

而且呀！擲開了敵人的手榴彈

而且呀！擊退了現在四周的鐵帽子

毒氣來了

手榴彈雨般地來了

同志！你死了

又活在屍骸下

現在呵

你癱瘓地苦痛地躺在担架上

你癱瘓地苦痛地搖擺着頭

我理解你是爲了什麼

我理解你是爲了什麼

同志！你死去過兩次

又活過了兩次

一個軍人的行程呵

同志！我們還該活

人民還在被奴役的時候

同志！我們還該活

祖國還在被蹂躪的時候

你右手肘的彈片

何時能够取去的呀

這裏又沒有醫院

這裏又沒有藥品

我担心你這畫圖畫的手呀

我担心你這擲手榴彈的手呀
我担心你這打機關槍的手呀

不讓那些無用的思想來侵擾你呀

我們軍人，還有什麼東西

除了一個祖國

除了一隻灰色的包袱

除了一條骯髒的軍毯

我們軍人，還有什麼父母妻子的聯繫

除了戰友

除了戰勝的榮譽

同志呀！親愛的同志

你靜靜地躺在山影下

讓繁星來撫摸你

不久你會好的

不久你又是一個好的擲彈手呀

同志！你該死在第三次

又該活在第三次呵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

白鶴洞

夜進軍

——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五日，我們奉令晝夜兼程通過敵之後方。側擊山平江兩下，增援

獨陽主戰場會戰之敵——日軍廿七師團。

命令，把笨重的行李毀掉

命令，把牽不走的騾馬宰了

命令，把帶不動的糧秣放了一把火

命令，每槍炮帶足兩個「基數」的彈藥

軍中忙着細紮背包，折毀營棚

傳令兵豎着兩耳張惶地走着

後來，正式的消息傳出——

「我軍輕裝出發，側擊山平江南下之敵……」

緊急的命令，像一條鐵鏈繫着我們

大家在出發中，更顯得親暱和關心

「同志！當心落到山溝裏去。」

同志！當心落在黑暗裏……」

跨蹻地馬蹄踏着石頭閃光

夜風颯颯地響在馬鬃上

我們像暴雨般地走向前面

不說話，不咳嗽，也不抽煙……

我們在犬吠聲中

入了一個村莊，又出了一個村莊

爬過了一個山峯，又爬另一個山峯
黑暗擋不住我們，困難擋不住我們

我們每個心都在虔誠地祈禱：

「截住他，切斷他，尾擊他

這支由平江南下的大軍

不讓他增援衡陽主戰場」

我們要用草鞋換皮靴

我們要用糙米換鎗頭

我們要戴過紅星尖帽的腦袋

我們要九四式的火炮和戰車

一九四四年六月

我們又在唱歌

——日軍萬餘，由平江南下馳援衡陽主戰場之會戰。我們佔領社港市阻敵數日……

這就是我們的營舍

今晚——

在這幾株樹影下

夜半

星星響亮地走進了

這森林的門窗

伴着我們

六事裏的夜風

颯颯的響在事刺上

我們互換的監視着

我們互換地警戒着

我們事換地休息着

一聲叫喊

「鬼子兵來了啦」

我們像野獸般地爬起來

緊握着這殺人的武器

大家都睜開了這茶杯大的眼睛

臥倒在既設的「工事」裏

子彈在夜空裏

像鴿鈴般地響着

炮火在眼前一閃

又是一閃……

我扔下臉上的泥土

我摸摸自己的身軀

知道生命還沒有離開自己

一場生命的賭博又過去了呵

我們又在尋覓乾糧袋裏的食物

我們又在數着銀河兩岸的星星

天明的時候

可愛的土地醒了

我們像公鷄般啼

又在歌唱天明的歌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廖家洞

葬

——一九四四年七月間，我們與敵三十四師團，在醴陵縣屬之潭田壩激戰三晝夜。尹威如副營長陳文才連長戰死，伙伴三百餘名戰死或負傷……

當你們的屍體拾下戰場的時候

我們並不驚慌，嘆息，忙亂

祇是望着那些空了的戰壕

想到今後我們的日子

我們舉起拳頭，搖晃着槍刺

守望在你們交給我們的陣地

伸出眼請，追尋打死你們的人

不讓敵人通過這塊土地

晚上，戰事平息的時候

我們才有時間來埋葬你們

伙伴們用圓鋤掘開土坑的時分

我才揭開你們的軍帽與你們最後一次相會

明亮的眼睛彷彿與我還禮

我理解你們的心意

你們已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你們已死在自己的聖潔的願望裏

而且呀！你們已用迫擊炮機關槍

擊滅了三千公尺以內的敵人

我們親眼看見擊毀了兩門步兵炮

敵兵就像草般地利倒了

你們的身體是不完整的

你們是死在一條塹壕裏

我已在你們的身軀上、

知道了那彈片肆暴的情形

沒有找到那無謂的壽衣

就用這一身炸破下的血染的軍服

沒有找到那無謂的棺材

就用上那條灰色的污穢的軍毯

可是那土牀，那土枕

是掘得平滑而整齊的

不像我們行軍間那「稻草舖」

不像我們駐軍時那「竹籬舖」

你們同睡在一個大床上

是多舒適是多親密

像「晚點」過了，疲乏地睡去

像工作了的太陽，下山休息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金嶺下

山和戰鬥

山……

和

戰鬥……

與我們聯結在一氣

我愛山

也愛戰鬥

那些駱駝背的山

那些狗牙齒的山

那些起伏重疊的山

一次，兩次

我們佔領

戰鬥

喧鬧在山與山之間

槍聲，炮聲

喊醒了我們

也喊醒了久睡的大地

好幾回

我是被炮彈命中的

該是死去了的自己

然而，山掩護着我們

重新把生命交回來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被敵人重重地包圍了
可是，有突兀的山
爲我們支撐着
結果，我們借用了青藍色的山影
在夜間摸垮了敵人的陣地

土地闊美着

站立起來擁抱着我們的腳
而我們
像黑驢子般的狂叫，狂跳
緊握着人民的槍

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

安源山中

槍，交給我吧

九四四年七月廿四日，我軍攻擊大江邊敵人，兩日不下，我敢死隊百餘，陳象初
連長率領，夜間終攻破之，得獲敵輕軍槍廿餘挺，擲彈洞十餘具，步槍兩百餘枝
，敵乃反攻，陳連長負傷不退。

你，離開這血染紅了的戰場吧

你，該是放下來複槍，手榴彈

你，該是放下責任和伙伴

你，該是安靜地休息在野戰醫院裏

讓我紮好你右腿的傷口

讓我再吻你一次吧

你不必執拗於自己的見解

我們已理解你這軍人的氣質

這裏的衛生隊是忙亂而無醫藥的地方

而且，你的彈片非開刀不可

而且，你的傷口是這樣寬大

而且，你的臉孔是這樣蒼白

同志！你退下去吧

將來的前綫還需要你的呀

同志！你退下去吧

現在前綫的責任還有我們啦

你不必担心我們以後的日子

沒有糧食，我們會「餓發」

沒有香煙，我們也能找到土葉子

沒有子彈，我們也會繳到敵人的輜重

巡邏的敵人來了啦

霰炮聲又發作了，你再也不能遲延

同志，你把你的來複槍交給我吧

同志，你快離開這用聲名染紅的戰場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

死了的城，又活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我軍攻破日軍三十四師團，收復萍鄉城。

一個被姦辱了的

這樣古舊的城市

站在啜泣的小河邊

站在荒涼的山脈下

站在曾經有過青春

而今僵死的鐵路交織的中間

爲了極救這個城

我們憤怒地丟下了背包

衝鋒在刀劍裏

擊滅了每個堡壘，塹壕，土障……

戰鬪了三個晝夜

血汗小河般地流

在每個山頭就匯成了

幾十條幾百條血汗河呵

今日，死了的城

又活在我們的粗壯手裏

又活在我們的沉毅的脚步下

那些屋簷下沒格的窗子

躊躇仁般地望着我們

那條燒黑了的街道

熱情地吻着我們的腳掌

這佑護着罪惡的城

我們高興它是如此的毀滅

今日，我們走在大街上

今日，我們走在自己的世界裏

死了的城，又活了

才是我們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

永興縣仙水橋

給伙伴們

——一九四五年元月間，日軍企圖打通粵漢路，開始向郴縣攻擊前進。我們在南湖山，

土地嶺，西峯劫佔領陣地，阻敵前進。

鼓，又在響了

伴們呀！舉起刀槍吧

備爲解放自己去殺人

然囉，打仗於我們不是第一次啦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

保衛祖國的戰爭

爲了自己的語言，家鄉

爲了祖國的獨立，自由

在這次民族解放的戰爭裏

我們該欣然地獻出自己的生命

現在，戰爭將臨了

我們要像一個「人」一樣

英勇地向前

讓鉛鐵和意志

來回答橫暴的日本強盜

讓歡笑重回到

每個中國人的臉上

讓自由重回到

每個中國人的院子裏

伙伴們，親愛的伙伴們呀

舉起自己的刀槍

對着向我們壓迫而來的敵人

一九四五年元月十九日

馬得勝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軍設伏。上士馬得勝勇敢犧牲，得護日軍真實信譽，故大捷於
宋陽南京橋。

一縷黑森林接待我們

月亮跳動在樹梢的尖頂

我們散佈在公路的兩側

像銀河兩岸的星星

步哨，警戒，陣地都安排安定

我們在秋空下試着睡覺

但有一種什麼神祕的力量

在支持着疲倦的眼睛

我們在談論着敵人的愚蠢

但我們又擔心我們的露報兵——馬得勝

這個伙伴，若是被敵人捉住了

那就是像失了我們的耳朵和眼睛

有一次，我坐在散兵坑裏打盹

忽然，被緊張的空氣推動我們

山崗的那邊閃亮着紅綠的流星

接着就是手榴彈和炸彈聲

在紅光的空曠裏

照見奔跑模糊的黑影

瞬息間，那公路上已響動了馬蹄聲
我們大家舉起了手榴彈，準備投擲

正要捧去的時候

就聽到了那吵嚷的湖南的口音

——向大家敬禮，我是馬得勝

我已經奪獲了一匹馬的戰利品

一個短小而豪邁的黑影

從高大的馬背上跳了下來

那戰馬不安生地嘶叫

在月下特別顯得健壯美麗

——慢點作聲就好，馬得勝，你

手榴彈，就會「報銷你」

——我的腦袋老早算作木頭做的

爲了忠實你們，我會忠實戰爭

黑森林掩護着我們

月亮，却已斜過了樹頂

我們舉起了手榴彈

等待着快要發生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十月

大屋郭家

戰利品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們從敵後調到粵漢路上來。七日晚上，我團就在南京橋蔭田墟之錢設伏。三更時分，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大部人馬逼過，遭我全錢襲擊。敵死傷頗藉，傾尸遍野，我奪獲大砲和戰馬……

一匹火紅的戰馬

豪豪地走在伙伴的後面
像是一個犯法的罪囚
解來到我們的營房

我們圍攏在禾坪裏
候法官般地來審問

馬用明綠的眼睛來看我們

又豎起兩個尖耳前後的打聽

轟擊着一門笨重的大砲

全身是鐵鞍，是皮條，是麻繩

前膀被子彈擦傷了

四腿不是血穢，就是淤泥

「把砲卸下來呀——」像是一個法官的聲音

兩個伙伴，伸着粗黑的手

傍馬戲團裏的武士們

向觀眾說笑着顯示自己的武藝

「這是九二式步兵砲

媽的，昭和十四年製造的

看來號碼是八八五

砲身，搖架，車輪全齊……」

這大砲在禾坪裏結合好了

也像是一個兇手的罪人

砲口的體線擦光了

還有兩個轉動的車輪

「發射了多少砲彈呀！你

滾過了多少的土地呀，你

災害了多少中國人的生命，你」

一個法官又像是在訊問

大砲對戰馬在渴。

彷彿是推諉，又在懺悔

而馬兒呢，便響動着前蹄

不安生地向着大砲嘶鳴

我們不用刑拷。也不用詛咒

像是原諒一個日本的士兵

「好好的喂養着這牲口吧

給牠的麥籽，給牠的草料」

把這門大砲繳了好啦

我們不希望得到獎賞

祇望這罪惡的東西

將來鑄成犁鋤和織布機……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大屋郭家

冬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日軍企圖打通粵漢綫。用精銳的五八師團，向我們進攻，我們固守東江，阻敵南下。

換班了，我們這支軍隊
在深夜的時候

有兩座山

做了我們的掩護

一條東江，擋住了敵人

我們在山影下

慚慚地走進了農村

亂七八糟

睡在堂屋裏

有些人夜油意，有脾氣

但篝火

來溫暖我們

夜半，雪落下來

空氣越發明亮

照見我們全是泥土，污穢

分不清是武器，是軍服，是人……

篝火熄滅了

雪夜，更見寒冷

雖是沒有軍毯，棉被

友情，却把我們擁擠擠緊

我爬起來，巡視一遍

在這一週的戰鬥裏

我們隊裏，已失去了無數的人

爲了祖國，爲了自由，爲了勝利

我祇有歌唱，沒有眼淚

我又躺下，剛合眼

隔山，又起了機關槍聲

大家驚醒爬起來

每根旗章下

集成成短短的一班一排

準備又援救伙伴們

我們同是一樣的奴隸

我們同是一樣的運命

我們要戰鬥到最後一人

一九四五年二月

雪裏的軍隊

——一九四五年二月間，我軍固守東江陣地，與日軍五十八師團激戰兩週。隨奉令衝雪向楊柳塘前進，支援友軍之戰鬥。

雪紛紛地飛着

雪紛紛地佔領着無邊無際的土地

我們冒着大雪

在原野上前進

我們把棉衣翻穿着

讓白色的裏面和雪地一致

這樣我們就可以遮斷敵人的眼睛

這樣我們就可以免受敵人的砲擊

我們是能算的軍隊

我們是會偽裝的軍隊

雪野，透藍地展開

刺痛我們的眼睛

那山，列立着

那樹，聚集着

那農舍，蹲伏着

現在都武裝起來了

穿上這雪白偽裝的軍服

山呀！樹呀！農舍呀

你們都是我們的戰鬥的伙伴呵

請你們和我們一樣吧

忠實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在血火中工作

你們充當嚮導啦

你們充當標兵啦

雪越下越大了

滿天滿地都是雪花

遍山遍野都是雪花

而我們在山野間休息

像是一叢白楊樹

挺着身幹站在天蓋下

我們聽見雪花在歡笑

我們聽見雪花在唱歌

軍隊全披上了一身厚厚地雪衣
軍隊全披上了一身堅牢的冑甲

軍旗在雪野中

顯得年青而美麗

軍旗領導我們

在冰凍的道路上行進

雪花圍着軍旗在喝采

雪花圍着軍旗在跳舞

而我們呵

擎起這面抗戰的旗

在雪野裏唱着戰鬥的歌

一九四五年四月

向着十字架

——獻給羅漢司戰死的伙伴們……

呵！今日我的心

數不清的跳動

我不知道爲了什麼

我站立在馬鐙上眺望

山岳——憂傷地湧現出來

天空——飄浮着麻布般的白雲

像是披上了孝衫

馬嘆息地打着噴鼻
蠕動着軟緞的嘴唇
側着身子嘶叫着
像載不起我底哀愁

這個地區是我熟悉的

這野蠻的綠林

這褐色峭峻的山巒

這灰黑的被馬踏爛的田野

這個曾用中國正直人的血

寫下了人類悲壯的流傳

隔得不算遙遠啊

那些過去戰鬥的日子

馬還親暱那個熟悉的敵棚

啃着自己啃過的栓柱

綠褐色的眼睛濕了

前歸不安生的響動

彷彿牠也追憶着用死用堅定的意志

去抵禦侵略者的槍砲的伙伴啊

我摘下了軍帽低着頭

向着伙伴們的墳墓

向着標立名字的十字架

「能够獻給自己的生命

爲了自己的大地

爲了自己的祖國

呵！同志們你們真正地够上咱們

伙伴中的忠實伙伴……」

懷念着又思量着

軍營中的快樂生活

我的左邊和右邊站隊的人

他們是黝黑的臉孔

他們是粗壯生繭的大手

他們是寬大的突出的胸脯

思量着又懷念着

生命的懸關的時候

戰壕裏我的右邊和左邊打槍的人

他們是沉毅而勇敢

他們跳出塹壕和敵人肉搏

我是他們當中未死的一個
但是，今日我沒有獻花圈

戰死者是我的伙伴

我採了一束映山紅

綴在同志的墓前

我的感情氾濫着：

「同志！隔別一年了

你們的犧牲

使我們的仇恨和憤怒

結成了一條勢力的河流

這一年來

我們全是咆哮的呵！

「現在，我們這一支軍隊

又流轉到了這裏來

比從前更浩蕩更威風

同志！親愛的同志呀

你的缺由另一個同志補上

你的槍由另一個同志攬着

同志！你放心吧……」

戴好了軍帽，舉起了手

我別了，再舉了一次手

習慣走石子路的馬

支起了兩耳，搖着尾巴

用新馬掌發出了瘖啞的蹄聲

載着我，走向伙伴們

流過血的那條未走完的道路……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手與手

——給盟國的伙伴們

五隻粗黑的手

逐次地向我伸來

是那樣熱情

是那樣多毛而有力

我們的手

緊緊地握在一起

很久不放下來

因為我們

閃爍在內心裏的思想是一致的呵

雖然，我們的膚色不同

雖然，我們的軍服不一樣

雖然，我們的槍械不來自一個兵工廠

在廣漠無際的世界戰場上

在正義與醜惡圖爭的戰場上

在公理與強暴的反侵略的戰場上

我們呵！我們

同是一條結實的戰線上的士兵

手與手

我們緊緊地握著

這兩大民族的握手呵

這東半球與西半球的握手呵

讓我們的手

爲完成這大陸的新事業而忙碌着

願我們的手

爲後一代人民的幸福而忙碌着

我們呵！我們

每天羣衆同羣的工作

這大刀手，機關槍手

這轟炸手，坦克手

這善良而反對屠夫們作惡的手

我們要緊緊地握着

我們要緊緊地握着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

這支軍隊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二日，日軍由南向北總崩潰了。我軍奉令向萬載追擊前進。

這支軍隊

像暴風呼嘯在野林裏

像鐵流傾瀉在平野上

追擊着敵人

驅逐着敵人

這支軍隊

軍旗飄過的地方

土地被解放了

河水唱着愉快的歌
山槽在軍旗的四周
狂喜着又蹦跳着

這支軍隊

他們的腳步走到那裏
自由就透回到那裏
歡笑就送回到那裏
那苦痛了八年的村莊
現在都一齊打開了窗門
流通着自由的空氣

這支軍隊

在牆壁上寫上了標語——

「土地留下了」

土地上的人民留下了

這就是留下一切的」註

一切都照常了

一切都過去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萬載

註 瓦希列夫斯卡特

俘虜

——我們戰岩前，俘虜敵三十四師團砲兵中隊軍曹一名——黑田正沼。

一隻野獸落網了

跌撞地送進了營帳

爲什麼他也像我們

圓胖的大臉

黃色的皮膚

在兩道粗濃的眉毛下

閃亮着黑大的眼睛

十足地像一個「人」

他驚慌地而又敬畏地望著我
又打量着四周的事物

我凝視着他幾秒鐘

他沒有著那黃色的異服

他沒有戴那頂紅星的尖帽子

他沒有那粗大的牛皮靴

調換的是和平的青布衫子

顯得特別純樸而良善

彷彿就是一個勤謹的農民

我對這一個被解除武裝的人

現在已失去了敵對的心眼

我彷彿站在戰爭以外的界限

我覺得我們中間有着「人」的關係
我們是人類的子孫，兄弟……

他的手不安地在胸前捏着

我担心着他又向我放一槍

我担心他又向我擲上一個手榴彈

這隻手整天推着火炮

在我們的麥田裏滾着

這隻手整天扭着戰馬

在我們的田畝上踐踏着

這粗黑的手，爲什麼不摘蘋果呵

這粗黑的手，爲什麼不掌着犁耙

在犁溝里走呵

一紙命令

割斷了我們的聯繫

一紙命令

在我們中間劃下了不可逾過的距離

一紙命令

便使我們變成了瘋狂的人

去屠殺自己的同類……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岩前

我和我的戰馬

我和我的戰馬

今日，走在隊伍的前面

我要追逐着敵人

用鞭梢催動我的戰馬

於是，戰馬

豎起了兩個尖耳

舉起粗大的頸脖

驍驍地響着鐵蹄

飛奔，狂嘯……

遠處，村莊的後面

橫着一條發光的河流

河這邊，是潰走的散兵

河那邊，是混亂的叫囂

山風，颯颯地

吹乾了我的軍服

也吹刷着馬鬃的污穢

山泉爲我們

唱出了響亮的勝利歌

展開追擊的步兵團

雖是在跑步前進

但仍不能趕上我們

這時候，我跳下了戰馬

採了一束野花

讓這戰勝的光榮

綴在我的戰馬頸上

還有一束

留給我的伙伴和自己

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

沿甸

碑

——獻給在岩前戰死的伙伴，蔡子欽等……

我們停留在狹長的山谷間

我們休息在暑熱的黃昏裏

我們忙著在瓜棚下進晚餐

小河灣曲地通過木橋

唱着雄渾的進軍歌

螢火在樹林間

為我們點亮了路燈

復仇和立功的念頭

躍跳在每個伙伴的前面

我們朝向山那邊急進

要擋截那一夥踏害我們田園的野獸

十一點鐘準備好了

銀河橫亘在我們的頭上

河水和我們的血液

咆哮地奔流着

勝利了，勝利了

我們戰鬥到天亮的時候

殘餘的敵人

像野貓般地挾着尾巴逃走了

陣地上全是拋棄了的是——
槍械，鋼盔，死屍，文件……

我們也戰死了廿八個伙伴

我們來不及立碑文

來紀念這些戰死者

哦，那藍空的星星

閃爍着金粒般的字

這就是光榮的碑呵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

潭埠

旗

軍隊和老百姓

在河邊集合

慶祝抗戰最後勝利

旗，在「護旗兵」的前面

來了，來了吶

興奮而且快樂

幾千人的眼睛

幾萬人的眼睛

睜睜地注視着

旗，尊嚴地站在我們的面前

河風吹着

旗呼呼烈烈地響着

旗，向軍隊演講

旗，向老百姓演講

我們敬愛這面大旗呵

我們擺隊迎接

我們向她立正，敬禮，吹號……

這戰鬥的旗呵

這勝利的旗呵

旗，常走在我們的前面

不論在暴風雨的呼嘯中

不論在大烏黑的晚上

睜着兩顆明亮的眼睛

謹慎地走着革命的路綫

八年了，領導着我們

旗，是我們的眼睛呵

旗，是我們的先驅呵

旗，是我們的愛人呵

旗命令我們

用生命守望著祖國的土地

旗命令我們

用刀槍保護着自己的生命

旗命令我們

用堅強的意志

去完成閃爍在自己內心的理想

我們爲了這面旗

倒下了一個伙伴

另一個又舉起了這面旗

前進了，前進了

鮮血染紅了這面旗呵

子彈穿通了這面旗呵

旗，永遠地還是在大陸上飄揚着

旗，永遠地還是在軍隊前面飄揚着

有了這大旗

祖國才能自由，平等，獨立

旗到了那裏

那裏才有自己的文字，語言……

苦戰八年了

爲了這面的旗

這勝利的旗

這光榮的旗

插遍了亞細亞的土地

插遍全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土地

我們向她立正，敬禮，吹號

我們向她歌唱，狂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張村